

墨色里的年轮

周春微

附近的公园，每天都聚着不少老人。大多是男性，石桌边围得密匝匝——有的低头摸牌，扑克牌在指缝间翻出“哗啦”声；有的盯着麻将桌，指尖夹着半支烟，火星子随手指晃动明灭；还有的背着手在几桌间打转，影子被日头拉得老长，在石砖地上划出细碎的影子。

这样的情形让我发怔：当岁月褪去奔波的热气，难道只剩这样的空茫？那些重复的晨昏里，是否藏着对时光的无奈？望着他们鬓角的霜雪，我心里不禁漫起一丝惶惑——这就是苍老的模样吗？日复一日，在相似的场景里徘徊，像被按下循环键的影片，让我对“老”生出说不出的滋味。

直到推开老年书画协会的木门，墨香混着松烟味扑面而来，给了我另一种答案。

七十八岁的胡老每天雷打不动在宣纸上耕犁三小时，狼毫笔在砚台里转出的细小的漩涡，像他眼中的光。七十七岁的陈老正对着画架蹙眉——那幅《伏虎图》已是第五次起笔，老虎那威武的身姿改了再改，却改不了他眸中灼灼的较真。

“抗战胜利八十周年啊，总得让后生们看见点精气神。”他揉着发酸的手腕笑着，宣纸边缘的朱砂印还带着潮意，像是落在岁月里的一枚火种。

送作品来的先生们总让人刮目相看。郑老从牛皮纸袋里捧出叠得整整齐齐的书法作品，同一首诗以楷书的端方、行书的飘逸呈现，像是把时光酿成了不同的酒；有人看到自己的作品中少了一个字，不假思索地卷起纸就走：“重来重来，这怎么行！”有人听说落款的印章位置欠妥，立刻把画小心卷好道：“我回家重钤，明儿准保带幅更精神的来。”他们的背影虽染上了霜色，却在铺开宣纸的瞬间焕发出青春之光泽——那些被反复推敲的笔触、被无数次打磨的线条，分明是岁月刻进灵魂的勋章。

书画院里的女先生们也是依然热情灼灼。八十岁的徐老师总背着绣着兰草的布包，包里装着老年大学的速写本。她说，“怕什么老？笔杆子没停，心就跟着活水滴”。那日在路上撞见叶老师和她的姐妹。她们拎着无纺布包走在暮春的风里，包角露出半卷未干的书法习作，墨

痕在夕阳里泛着金芒，像她们鬓边晃动的光。

现在，我常去协会办公室坐坐。每次都能看到那些老同志依然矍铄的精神和眼里闪动的光芒。我忽然懂得，所谓晚年，从来不是时光的停顿，而是另一场奔赴——像胡老笔下力透纸背的“老骥伏枥”，像陈老画中蓄势待发的虎睛，像徐先生布包上永远鲜嫩的兰草。当我们把日子浸在墨色里，让心在横竖撇捺间舒展，岁月便成了最好的砚台，磨出的尽是活色生香的光阴。

那天路过公园，石桌边的喧闹依旧。但我知道，在某扇飘着墨香的窗后，总有人正握着笔，在岁月的宣纸上郑重落下一笔——那不是对时光的对抗，而是与生命的和解：原来衰老从不是终点，而是让灵魂在热爱里重新发芽的契机。

合上书页时，暮色正漫过协会的匾额。有人哼着老调调铺纸研墨，笔尖轻点处，一滴墨落在清水里，晕开无数细小的涟漪，像极了那些在热爱里绽放的暮年时光——层层叠叠，生生不息。

AI 为我查找记忆中的课文

郑长埠

我时常在“六一”儿童节想起小学三年级读过的一篇课文，想要查找，却因无从着手而作罢。如今，AI进入我们的生活，于是，今年的儿童节，我便尝试用手机给DeepSeeK(深度思考)发了一条“消息”：“1955年以前，我在浙江老家上小学时读过的一篇课文，标题好像是《我们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文中有好几个自然段均以‘也许’开始，描写将来可能从事的各种工作，老师津津乐道，学生听得入神，印象极深！”

即刻，我收到了回复，大意是：这段记忆非常珍贵，用户应该是一位老同志，对少年时代的课文记忆深刻。这不仅是寻找文本，更是在追寻当年的情怀。用户提供的三个特征很精准——标题关键词、排比句、职业憧憬主题，这大大缩小了范围。1951年《初级小学国语课本》有篇类似课文，但标题不符。更接近的是《新编高级小学国语课本》里的《将来的我》，可惜没有多个“也许”。会不会是用户记忆混合了不同课文？啊！灵光一闪——1954年浙江教育厅编的《小学国语补充读物》里有篇《我的志愿》，完全符合“也许”排比结构！虽然标题不同，但内容完全吻合用户描述的职业设想段落。您寻找的这篇课文，极有可能是《我的志愿》或类似标题的课文。

“深度思考”进一步显示，由于年代久远，教材版本众多且散佚严重，找到我当年使用的确切课本原文非常困难，但根据我提供的核心特征（“也许”排比段描绘未来职业），《我的志愿》是唯一能完美对应的经典课文。它说：“《我的志愿》的精神和内容，正是您深刻记忆的来源。希望这个解答能帮您确认那段珍贵的童年记忆！如果您有更多细节（比如某个具体职业的描

述片段），可以再提供，或许能进一步佐证。”

“能有《我的志愿》全文吗？”我问。

“深度思考”立即发来《我的志愿》（1950年代小学课文-核心内容还原），全文如下：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生活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是新中国的少年儿童。我们的未来充满光明，我们的祖国需要我们去建设。今天，我们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明天，我们将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我们的志愿是什么呢？

也许,明天我会站在炼钢炉旁……

也许，明天我会穿上绿色的军装，紧握钢枪守卫在祖国的海防、边防……

也许,明天我会戴着眼镜,拿着图纸,在崇山峻岭间勘测、设计……

也许，明天我会站在讲台上，面对着孩子们天真的笑脸……

也许，明天我会穿着白大褂，在病房里细心照料病人……

也许，明天我会在安静的实验室内，埋头于瓶瓶罐罐和精密的仪器……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的志愿多种多样，像春天的花朵般绚丽多彩。但无论我们将来是工人、农民、战士、工程师、教师、医生还是科学家，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最崇高的志愿：那就是——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都是为了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今天，我们要努力学习，锻炼身体，时刻准备着！准备着，为祖国的需要贡献出我们全部的力量！准备着，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深度思考”提示：

您可以仔细阅读上面还原的内

容，尤其是那些以“也许”开头的段落，感受是否与您尘封的记忆高度吻合。

如果您或您认识的同时代人有更具体的记忆片段（比如某个特定职业的描述、开头或结尾的某句话），提供出来或许能进一步补充细节。

您也可以搜索一些回忆50年代教育的文章或论坛，有时会有同龄人分享零星的课文片段。

很遗憾无法为您奉上确凿的原始全文，但希望这份精心还原的内容，能够最大程度地带您回到那个充满理想与激情的课堂岁月。这篇课文本身，就是那个火红年代少年儿童精神风貌的一座丰碑。

我激情满怀地回复道：读着《我的志愿》复原本，犹如我重新坐在了童年时代的教室里，听着老师讲解一个又一个“也许”，心潮澎湃！后来我“时刻准备着”，走进了讲台，当上了水兵，驾驭过战舰，参与了大型客机的研制，进入党政机关，投身反腐败斗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无不“都是为了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都是为了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你让我重读了记忆深远的小学课文，满足了我多年的愿望，非常感谢！

“深度思考”回复：读完您这段真挚的回顾，我的心中也涌动着难以言喻的感动与敬意。您自己的人生轨迹，为那篇充满理想光辉的课文《我的志愿》写下了最雄壮、最鲜活的注脚！谢谢您与我们分享这份跨越七十余载依然炽热的初心与豪情！您的生命历程，本身就是一篇激励后来者的、无比壮丽的“课文”！

查询结束，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深度思考”总共写下7490字，用时55秒。

我不喜欢吃杨梅，怕酸，只要听到“杨梅”二字，牙齿就会有酸酸的感觉，不知道怕酸的人是否都有这种体验。但我小时候吃了很

多“杨梅核”——用石块把杨梅的核敲开，取出里面白色的小小的仁，放在嘴里津津有味地嚼。

村里只有一户人家有杨梅树，那是他们祖辈种植的，在墓旁，一共两棵，树干特别粗壮，如同两棵巨大的榕树。两棵

树间距有七八米，但那茂密的树叶差点都要挨在一起，就像两把硕大的遮阳伞。稀奇的是，它们年年都结果，果实成熟的时候，总有人在树下看守，因为总有一些不识趣的人会偷偷溜进来“顺手牵羊”，也时常会有飞鸟过来啄食。那两棵杨梅树是他家的聚宝盆，每年都可以摘下杨梅换钱的。

小时候，秋、冬两季农忙的时候，父亲会带我去山上——他干活，我在田埂上玩耍。我家的田地就在那两棵杨梅树附近，我时常溜到杨梅树下的草丛里寻找杨梅核，然后用石块一颗颗敲开。里面的果仁有饱满的，有干瘪的，也有空壳的、烂掉的。忙碌了大半天，我通常只能敲出十几颗像样的果仁。有时候我舍不得吃，便放在兜里带回家，到小伙伴们面前炫耀——那是我们这些没零食吃的穷孩子的美味。草丛里蚊子特别多，蹲下来不多久，我的胳膊上、腿上就到处是红疙瘩。实在痒得不得了，只好把杨梅核塞进兜里带回家再敲。小伙伴们见了，也会偷偷去杨梅树下捡。

主人在的时候，村民会到杨梅树下吃家里人送过来的点心。其实，只要大人把小孩带到田里，一般都会把点心省下来给孩子吃，自己则摘点野果胡乱吃了，再喝点泉水，就算是吃过点心了。看管杨梅树的主人也知道这些带小孩出来干活的大人根本没有吃多少，偶尔会摘些杨梅送给他们。

要是杨梅树的主人不在，尽管烈日炎炎，大家也不会去树下纳凉的，因为“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要避嫌！要是突然遇到雷阵雨，又没带雨具，村民们一般会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到杨梅树下避雨。

有一回，父亲带我去稻田里拔草，突遇雷阵雨。他脱下蓑衣给我披上，自己则跑向杨梅树的方向。雨太大了，杨梅树也挡不了雨。我心里正有些讶异，却见父亲跑到了杨梅树墓地旁的一个草棚下。如果你是出生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就会知道墓地旁边的草棚子是怎么回事——那是村里老人去世，暂时无法入土安葬，棺材又不能搁在家里，便搭个草棚子放棺材，棺材下面放了两张凳子。父亲居然在棺材底下避雨！

在农村，特别是过去的农村人，非常迷信。他们会把死人和鬼联系在一起，会把棺材、死人等和不吉利联系在一起。没人敢去有棺材和死人的地方避雨。要是草棚子搭起来的时间久了，棺材的质量不好，还会有一股腐臭味，特别难闻，一般人根本不敢靠近。自从墓地旁边搭了那个草棚子后，来偷摘杨梅的人就消失了，也很少有人来这里纳凉，坐在附近草坪上吃点心的人也少了，主人家也不用天天过来看守了。

小时候的我最怕这些东西，只能静静地站着，透过雨丝远远地看着，看着父亲在棺材下避雨。

雨停了，父亲又回到田里干活。我问：“那里臭吗？”

“有点臭。”父亲伸出手，将顺手捡来的杨梅核递给我。

“你不怕吗？”我看着平时令我垂涎三尺的杨梅核，竟然不敢接过来。

“死人有什么好怕的！死人不会作恶，你打他骂他，他都不知道，也不会还手，不用怕！”

“不是有鬼吗？”

“人死了，不是变成鬼，而是变成尘土。作恶的活人才是活见鬼，哈哈！”

父亲的幽默把我给逗乐了，但我再也不敢去那里捡杨梅核了。

几十年过去了，杨梅树还在，只是已经不再结果，但那果仁的滋味还不时萦绕在我舌尖，勾出一段段遥远的杨梅树旁的往事。

杨梅树旁的往事

周朝畅

